



杰奎琳的 秘密回忆

The Secret Memoirs of 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

[美] 鲁思·弗朗西斯科 / 著
杨荣鑫 / 译



从美国总统到希腊船王
她极尽荣华却悲情一生

杰奎琳神秘私生活首次公诸于世



杰奎琳的 秘密回忆

The Secret Memoirs of 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

[美]鲁思·弗朗西斯科 / 著

杨荣鑫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8·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海口

38.00元

12位 978-7-343-3863-5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360千字

30.5

110毫米×90毫米 1/16

上海北平印刷厂（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北平印刷厂（集团）有限公司

nanhai@9636.com.cn

海口市建设中路21号星中大厦五楼 邮编570208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368511

特约编辑 宋哲明

责任编辑 梁安

音译 杨荣鑫

作者 [美] 鲁思·弗朗西斯科

著作权合作登记号

图字: 30 - 2008 - 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杰奎琳的秘密回忆/(美)鲁思·弗朗西斯科著; 杨荣鑫译. 一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 1

ISBN 978-7-5442-3863-2

I. 杰... II. ①鲁... ②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4792号

THE SECRET MEMOIRS OF 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 A NOVEL

by RUTH FRANCISCO

Copyright © 2006 BY RUTH FRANCISC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SPI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SHANGHAI INTERZONE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JIEKUILIN DE MIMI HUIYI

杰奎琳的秘密回忆

作者 [美] 鲁思·弗朗西斯科

译者 杨荣鑫

责任编辑 杨雯

特约编辑 朱艳丽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66568511

社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数 360千字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3863-2

定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口讲·2005

编者前言

我不能自诩是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的好友，或者说对她有多深的了解。我和她是1978年在道布尔戴出版社^①编辑部认识的，作为编辑，当时我俩都还是新手。我正在编辑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回忆录，这引起了杰奎琳的极大兴趣。她很钦佩史蒂文森，因为史蒂文森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才智过人，正好又是她的朋友。我跟杰奎琳曾多次共进午餐，虽然谈不上推心置腹，但至少她跟我一样，都觉得我俩的交谈十分愉快。因为个人原因——婚姻失败、一个孩子残障——我辞去了出版社的工作，迁居纽约州北部，在那里主办一张地方小报。我俩也就此失去了联系。

1994年初，我意外地接到她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去曼哈顿见面。电话里她没有讲约我的原因，但此前我已从报纸上得知她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健康也因此受到影响。只要能帮到她，什么方式我都乐意。

中午，我俩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咖啡店见了面。她看上去消瘦了不少，显然病得不轻。不过她情绪倒是很好，照例戴着她那副标志性的特大号太阳镜，而且依然是风度优雅，对我的家庭情况和人生计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餐毕，杰基^②递给我一个棕色的稿件大小的纸袋。“随你怎么处理吧！”她说，然后起身离去。

我既兴奋又好奇。上了返程的火车，刚一坐定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纸袋。里面是十来本日记。信手翻开其中一本，都是双面书写，潇洒的草书反映出她风风火火的性格。

我飞快地把日记塞回纸袋里，放到座位底下。我要等有一个较好的阅读环

① The Doubleday Broadway Publishing Group，国内也译为双日出版社。

② 杰奎琳的昵称。

境时，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再来集中心思仔细品读。

当天晚上，我故意不慌不忙地用完晚餐，给自己倒上一杯雪利酒，在覆有天鹅绒面的旧沙发上坐下，翻开了第一本日记。这一读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我把所有日记本放进一个盒子里，藏在阁楼上。

我可以自我表白说，我把它们藏起来是出于对杰基隐私的尊重。其实我没那么高尚。真正的原因是我拿不定主意，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我承认，优柔寡断是我性格中的一个弱点。我是不是应该把它们毁掉？因为那里面所披露的很多都是毫无掩饰、不便为外人道的东西。那么，是不是该把它们送交约翰·菲兹杰拉德·肯尼迪图书馆，或者寄给她的女儿卡罗琳？似乎也不妥，如果杰基愿意做此处理，那她又何必把它们交给我呢？

她之所以选择了我，我猜是因为她知道我作为一名自由编辑，对出版回忆录一直抱有极大热情的缘故。回忆录的内容未必完全诚实，也未必完全精确，但其作者总是在试图披露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试图袒露自己的灵魂。

10年过去了，丑闻与悲剧继续折磨着肯尼迪家族。1977年，迈克尔·肯尼迪在滑雪时意外丧生；1999年，因为飞机失事，小约翰·菲兹杰拉德·肯尼迪和卡罗琳·贝塞特夫妻双双罹难；2002年6月7日，约翰·肯尼迪的表弟迈克尔·什凯格被判定犯有谋杀罪。

阁楼上的日记已蒙上了灰尘。

转眼到了2004年秋，杰奎琳辞世已整整10年，我把她的日记本又翻了出来，重新细细阅读。当此10周年祭之际，关于她的生平已有若干书籍出版，有一出戏上演，还举办了她的服饰展。我觉得是时候让杰基自己站出来说话了。我给圣马丁出版社我的一位同行去了个电话，我向来对她很信任也很尊重，而且她对杰基其人也了解颇多。她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应当将杰基的回忆录予以出版。

众所周知，杰基是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极少谈论自己，极少暴露自己的情感。而她的守口如瓶恰恰是她的魅力之一，令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人着迷。但我却怀疑，她其实一直是很希望将自己的隐秘示人的。带着反讽意味的幽默感，将自己的形象公之于众，这样的念头很可能会令她怡然自得。

朱丽叶·甘农

2005年4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001

我的故事 001

第一部 初进社交圈 (1942—1953) 005

“机灵鬼” 006

汉默史密斯农场 018

花花公子 028

巴 黎 035

《时尚》 049

意大利 059

见习记者 067

“肯尼迪参议员堕入爱河” 084

“资 产” 093

第二部 杰克 (1954—1963) 103

参议员夫人 104

护 士 117

阿拉贝拉 127

金钱——疗治心伤的良药 138

竞 选 147

蓝 衣 人 158

第一夫人 160

总统夫人 175

白宫宾客录 184

玛丽莲·梦露 186

“撒尿比赛” 194



帕特里克 201

拉菲尔德机场 213

国殇 221

葬礼 228

第三部 新寡 (1963—1968) 233

秘密 234

囚徒 241

纽约 254

又一桩谋杀 268

第四部 希腊人 (1968—1975) 275

侏儒 276

莱夫卡斯 286

中央车站 291

忍辱负重 297

痛不欲生 302

第五部 中央公园 (1976—1994) 309

编辑 310

作者附言 321





My Story 我的故事

从嘈杂拥挤的大街上走进“萨克斯第五大道”^①，迎面而来的是空调送出的习习凉风。10岁那年，父亲“黑杰克”^②送给我一个赊购账户，那时我就是这家商店的常客了。

我就是那个全世界瞩目的女人。

但此刻的我穿得并不惹眼，一件无袖长裙，还戴了一块方头巾。我摘下墨镜，在亮光闪闪的玻璃货架之间溜达。在香水柜前我停下来，一眼便认出我最喜欢的品牌——法国娇兰香水。我拿起试用瓶喷了一点儿，心里有点儿惭愧，就像个抓紧午餐时间逛逛商店的小秘书，她们搽点儿油便走，不打算买也买不起。薰衣草的香味弥散开来，让人想起正午日光下普罗旺斯^③遍种薰衣草的农田。

我赶紧走开，免得被记忆的潮水淹没。

青花瓷器、琥珀色和红色的钱包……啊，那些围巾多美，像一条条飞瀑挂在那儿，它们图案精美，有三叶草、百合花、报春花、狮子、龙、独角兽等；色彩各异，有蓝色、金色、红色——异彩纷呈，美得让人心醉。我仿佛置身于一座宝库，脚步轻飘，浑身舒泰，一时竟忘了此身是谁。

美是现实的召唤，犹如瑟茜^④的按摩，能让我忘掉心中的不快，忘掉过去的屈辱。早在我懂得痛苦悲伤之前，我就学会了用美的事

① 纽约一家高级女装店。

② 杰奎琳的父亲名为约翰·弗农·布维尔，按西方人的习惯，约翰的昵称为杰克，所以一般人都亲切地称其为杰克。后文中多处将约翰·肯尼迪称为杰克·肯尼迪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另外，因为杰奎琳的父亲皮肤较黑，所以绰号为“黑杰克”，且这个绰号比真名响亮得多。

③ 普罗旺斯位于法国南部，盛产薰衣草和向日葵。

④ 希腊神话中的女妖，擅用魔法把人变成猪。

物抚慰自己的心灵。在我拥有常人所能想像的一切，再无任何欲求之后，我在奢侈之中找到了快乐。

记得有一次，妈妈买回几盒东西，解开金色的带子，打开用佛罗伦萨彩绸覆盖面的纸盒，里面又是一个亮闪闪的盒子，是纸板上瓷釉做成的，看上去像个塑料蛋。打开一看，不过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一摞纸巾。东西无甚用处，包装却精美至极，足令她开心不已。每当面对一件美丽的衣物、一件水晶或纯金制品，她脸上就会露出有如虔诚的信徒面对圣物顶礼膜拜的表情。

妈妈也常有失意之时，需要美来抚慰。

想起小时候跟妹妹李逛商店，我们蹦蹦跳跳的就像两匹漂亮的小马驹，我俩因为引人注目而兴奋，因为满眼都是那么美的东西而兴奋，因为活着而兴奋。那时的我们是多么开心啊。我俩相亲相爱——曾经。莫名的悔恨让我心碎。

我继续朝前走。一些女店员认出了我，她们两眼发亮，笑盈盈地看着我，但她们不敢吭声，害怕把我给惊跑了。我对她们点点头，赞许她们的眼力，但并未止步。我在寻找，寻找能让我灵魂躁动的东西。

在男士精品柜前我停了下来——领带夹、衣袖链扣、戒指、链条。以我的经验，一眼便看出这儿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呆呆地站着，想起我在蒂芙尼给杰克买的圣克里斯托弗银钱夹。那是我第一次为一个男人精心挑选一件名贵礼物，当时我的人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想到我将在婚礼上把这件礼物交到他手上就激动得发抖，因为我选的这份礼物虽然外观质朴，其实是件精品，而且可以像我常做的那样逗他开心，因为他身上从来不带钱。

跟男人上餐馆而要由我来买单，他是唯一的一个。

我的胸膛就像突然堵上了一块冰——恐慌在加剧，心脏都快被挤碎了。我几乎窒息。上帝啊，求求你，就给我一天让我不去想他吧！我得生活下去——必须把这一切都抛诸脑后。我已经学会了一种自我解脱的办法——睁大你的眼睛，仔细看！现在你看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强令自己回到现实之中。但这回这个方法竟失灵了，我的意识不自觉地滑向了一个可怕的幻境：货架上的精品包装盒大如棺材，珠宝永恒、人生苦短之类的念头游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难道就无处可逃了吗？也许，我暗忖，是时候该再去度假了——尽管我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连行李都还没来得及打开——也许该去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虽然这有点儿困难，因为凡有像样一点酒店的地方我全都去过了。

某个地方——任何地方，只要能隐姓埋名就好。

正琢磨着这个地方可能是哪儿——或许是印度尼西亚或南极的某个偏僻的小

岛——我突然想起我需要买的是什么东西了：一个我喜欢的、能装下我那副超大墨镜的眼镜盒。因为我想，在一个无眠之夜后，在清晨的阳光下，能够克服我内心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摘掉墨镜，裸眼面对这个世界。

我快步来到一个柜台前，这里陈设着来自巴黎、米兰和伦敦的各种各样的名牌眼镜——镜片有琥珀的和绿松石的，镜架有玳瑁的和钛合金的，镜腿张开着摆在那儿，挺顽皮的样子。售货小姐端出一个放满眼镜盒的盘子，替我打开一个鳄鱼皮镜盒时手指颤抖不止。她肯定有点儿困惑，不知怎么称呼我才合适——布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这令她紧张，声音细得像蚊子。“这是刚从米兰进的货——非常别致，非常高贵。”她说，马上又觉得尴尬，自己竟好意思在如此有名的一位顾客前谈什么别致高贵。

突然，我眼角的余光瞟到一个偷偷摸摸、迅速移动的身影。喀嚓、喀嚓、喀嚓！闪光频频刺疼了我的眼睛，烧灼着我的视神经。啊，我的上帝！不！

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达拉斯。车队在缓缓行进，阳光从车窗和楼房的玻璃窗反射出来，像碎玻璃一般扎人眼睛。楼房的某个窗口传来震耳欲聋的枪声。杰克！杰克！

一转身，我看到了他，这个“独眼魔鬼”。他躲在自动扶梯旁，嘴唇被口水弄得湿津津的，他的“独眼”——相机镜头——正对着我，又一次摁动了快门。

我心里一阵慌乱。得赶快脱身！

我戴上墨镜朝门口跑去。一刹那间，似乎人人都认出了我，他们指指点点，仿佛看到了一只被猎人盯上的狐狸。“那是杰



逃出过去，无视现在，恐惧未来，对杰奎琳来说，除了逃跑，又能怎么办呢？

*I want to live my life, not
record it.*

我要生活，而不是记录生活。

基！”“看！快看哪！”“没错，就是她，杰基·奥纳西斯！”
他紧跟着我，运动鞋的胶底在大理石地面上擦得吱吱作响，衣袋里的备用镜头和胶卷发出咣当咣当的撞击声。我冲出旋转门，融入第五大街熙来攘往的人流，朝街对面跑去。我听见他在我身后喘着粗气，高声叫喊：“杰基，等等！”我没命奔逃。

逃过去，无视现在，恐惧未来，我从来不曾跑过这么快。

他无处不在，就像我心中的愧疚紧攫住我，直欲追魂索命——或者是他，或者是跟他一样的“独眼魔鬼”。他叫着我的名字，时而双腿叉开以稳定镜头——“杰基！瞧这儿！看着我！”我回头瞟他一眼，继续狂奔。

这就是全世界的人在多家小报的头版上都能看到的那个女人，像传说中的北美野人似的逃进中央公园，穿过草坪，遁入一片密林。

我知道他们是怎么议论我的。在有些人眼里，我是一位完美的母亲，一个优雅而高贵的女人，一个勇气可嘉的寡妇。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我是一个贪婪的享乐主义者，沉湎于物质享受。也有人说我精于算计，感情冷漠，从不自省。还有人谴责我身在福中不思回报，谴责我不为慈善事业冲锋陷阵，没有去第三世界国家，在肮脏泥泞的街道上奔波，为饥饿的儿童献出钱财、献出爱、献出我自己。

他们看到的只是照片。隐藏在照片背后的是另一个女人——一个女孩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个有着炽烈情感的女人，也有欲望与梦想。一个喜欢在海滨漫步、喜欢骑着马纵情驰骋的女人，一个喜欢哼着歌儿信笔涂鸦的女人。只要是她真爱的人，她会用崇拜的目光仰视他，如同面对上帝。

我把我的快乐、痛苦与回忆统统隐藏起来，隐藏得太久太久了，为的是捍卫自己的隐私——“我要生活，而不是记录生活！”然而，当最后的时刻来临，最后一只“魔鬼眼”拍下我的最后一张照片——我的棺材被慢慢放入墓穴的镜头——我才终于明白，保住隐私纯属幻想。我们死后，都只存在于那些怀念我们的人的记忆与想像之中。

也许我从来就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我得认真审视一番，看看我曾经是谁，现在又是谁。

我，就是那个正从照片里往外看的女人。

第一部

初进社交圈

由中暴風脅難音而故”（《鄭和來回和菲國》1942—1953）





Artful Dodger “机灵鬼”

“黑杰克”在沃恩·格雷斯广场猛地刹住汽车，用喇叭发出特别暗号——嘀，嘀嘀，嘀——从他那辆有折篷的黑色墨丘利车上跳下来。他晒得黑黑的，活像个阿拉伯酋长。他身穿三件套装，脚上套着鞋罩，领口上别着一朵蓝色矢车菊，风风火火地冲进我们的公寓，高声叫着我们的小名——“杰基！佩基^①！佩基！杰基！”——而我们的妈妈嗓门更高：“姑娘们，不许把衣服弄脏了！不许吃冰淇淋！杰克，我要她们准时回来吃晚饭！”她的声音就像风暴中的树枝刮得玻璃窗嚓嚓直响，仿佛随时准备跟杰克干上一架似的。

“遵命，亲爱的。”他向她送去一个飞吻，而我们则飞也似的扑进他怀里——他脖子上混合着的香水和烟草味直冲鼻孔——然后一溜烟夺门而出。自由了，终于自由了！

“杰克！你要是敢把她们带到赛道上去，看我怎么跟你算账！”

“我哪儿有那个胆啊，亲爱的。”

出发了，李紧紧拽住我的手，生怕被落下。我太开心了，根本就没想过要用开她的手，也没顾上理睬她，就像每天晚上我对她满怀希望提出的问题也不予理睬一样。我俩天天都要挨骂，而一到晚上李总会对我提出同一个问题：她不——不是我们真正的母亲，对吗，杰基？她总梦想着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有一个愿意陪她玩儿的、溺爱她的、漂亮的母亲。但我知道，珍妮特的确是我们的母亲，货真价实，没有半点儿虚假。

这会儿可别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我们的车飞快地驶出曼哈顿，沿第一大道疾行，过了皇后区大桥，沿皇后大道穿越长岛市，

① 李的昵称。

再依山而行，最后上汉普斯特蒂大道，直奔贝尔蒙公园。天气好极了，清风送爽，空气中弥漫着紫丁香的芬芳。一座座墓园，有名的斯坦威钢琴公司，一个个工厂，一排排砖木结构的房屋被我们闪电般地甩到身后。现在，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了！我一把扯下白手套扔向空中，李也想学我的样儿，但她的手套只是在脑后挥舞了一下，便又被她小心翼翼地卷起来，藏进了钱包。她害怕回去受罚。我真看不上她那傻样儿。回家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我比她清楚得多。我肯定是鞋上沾满马粪，衣服上尽是泥点。挨巴掌的是我，但感觉更受伤的却肯定是她。

“黑杰克”一手握着方向盘，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李坐在后排。我们唧唧喳喳，高声大笑，指着沿途美丽的景致。瞧，那不是1939年世界博览会的旧址么，那些巨型的三角形尖塔和圆球形建筑仍旧巍然耸立，我们参观“明日世界”展览的情景——机器人摩托车手、电子化厨房——都还历历在目。路的另一侧，富兰克林公园里的山丘绵延起伏。一路之上，到处可见被遗弃的起重机、满载钢材和木料的大卡车、建筑工地，让人联想起盛宴过后杯盘狼藉的情景。许许多多新的建设项目都因战争而被迫中止，大大小小的工地变成了一块块马铃薯地或一片片沼泽。

“我们可以吃点果仁冰淇淋吗？”李问。

“当然，多的是呢，”杰克大声道，“晚餐吃、午餐吃、喝茶时吃都够了。”他笑话李，因为她一心就牵挂着冰淇淋，随后大家都笑了，因为我们姐妹俩吃得太贪，溶化的冰淇淋流得满胳膊都是，弄得到处都黏糊糊、甜腻腻的。明知回家会有一顿好骂，不过还早着呢，我们还有一个长长的下午，可以尽情尽兴地跟老爸一块儿度过。

李在一处加油站上完厕所，回到车上，我让她坐在杰克和我中间。我们一路欢歌笑语，跟爸爸在一起总是令我们开心得不得了。他模样英俊，性格又挺逗，谁都会以为他是一位电影明星，女人们在他的注视之下立马飘飘然，犹如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晃的麦穗。而妈妈的性格跟他截然相反，她专会扫人的兴。

我们在一个路口等红灯，一辆红色敞篷车跟我们并排停了下来。爸爸朝坐在副驾座上的金发女郎点了点头。女郎粲然一笑，表情瞬间变化，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宛若一个朝圣者。她的男友头也不回，但显然对正在发生的事一清二楚。绿灯亮了，红色敞篷车呼的一下抢在我们前头开走了。

“黑杰克”舔着下唇，仿佛在品尝着一种新鲜的美味。我就快满13岁了，知道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却还是闹不明白他有什么魔法，竟能让所有女人都那么爱他。她们可以不管不顾，当着她们的男友、父亲或兄弟的面朝他媚笑，只要一看到杰克，世界上的一切在她们眼里就都不复存在了。

“但他爱他的女儿，”人们都这么议论，“我还从没见过有哪个做父亲的爱女

儿爱到这般地步。”

还没到贝尔蒙公园，它的气息就扑面而来：马匹那甜丝丝的类似麝香的味儿，地面的潮气，还有好闻的新鲜干草的气味。我们来得太早，大批观众尚未入场。第一场比赛要等到中午才会开始。笼罩在跑道上方的浓雾已被阳光驱散，我们朝赛道尽头走去。“黑杰克”笑容满面，一路不停地挥手。人人都认识他——不论是朋友、赛马迷、骑师、马夫，还是教练。他蹦蹦跳跳，避开一个个水洼，以免把鞋子弄脏。赛场四周景色迷人，杜鹃、樱花、鸢尾、郁金香、梔子花和玫瑰花群芳竞艳，令人目不暇接。——马儿们似乎也知道今天是它们的比赛日。还没走进马棚我便能感觉到它们的兴奋与躁动。嘶鸣声、马蹄蹬踏声和甩动鬃毛的声音——这些声响混合在一起，刺激得我心跳加快。

我们走进43号马棚，来到通道尽头，在一间马厩前停下。厩门上方的铜牌上刻着三个字：“机灵鬼”。进得马厩，那马抬眼瞅瞅我们，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然后喷喷鼻子，把头掉开了。“杰基，来见见‘机灵鬼’，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马。”“黑杰克”抚摸着马的脖子，像恋人似的用鼻子蹭着马的耳朵，同时把目光投向过道对面一位倚门而立的女士。那位女士戴着一条红色的宽领带。是某人的情妇，还是某匹马的主人？这都无关紧要。他朝她眨眨眼，用手指抹抹自己的小胡子。看好啦，这是克拉克·盖博！——小胡子是上帝送给天下所有女人的礼物，当你扮演登徒子时，准能派得上用场。唐·乔瓦尼、卡萨诺瓦……所有那些大名鼎鼎的花花公子、放荡无赖，在“黑杰克”面前甘拜下风吧！“你见过这么漂亮的马吗，杰基？”他对着我讲话有两个原因：其一，向那位漂亮女人表明他是有女儿的人，也就是说对他不必警惕，也别指望把他勾到手——其实好勾得很哩；其二，他是想给我传授经验，关于马，关于权力，关于调情，关于游戏规则。我退后几步，仔细观察这匹马。我的相马知识不算少，完全看得出，这马一点儿也谈不上漂亮：短腿，膝关节太粗，胸部臃肿，鬃毛杂乱，尾巴就像一只瓶刷。但它很狡诈，我能感觉得出来。它盯着我看了好一阵，然后转了转它那栗色的眼珠。我对它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下个月‘机灵鬼’要跟‘康特伯爵’比赛，”“黑杰克”说，“2000米，一对单挑。”

“可是‘康特伯爵’都3岁了！”我说，觉得很不公平。谁都知道，“康特伯爵”在最近的13场比赛里赢了10次，是明年“三王冠”呼声最高的争夺者。

——“这将是一场世纪之战，冠军对新秀！”刚刚走进来的克莱·巴克斯特插话说。他是“机灵鬼”的主人，长得又高又壮。他原来是位汽车经销商，在车市雪崩之前及时抽身，买下了“东海岸公司”的一半经销权。“杰克，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使劲握着“黑杰克”的手，“我看你开了一辆破破烂烂的折篷车。你那辆‘斯塔兹’哪儿去了？”

“扔了。住在城里开那样的车不大合适。”

“什么时候想要了，我另外卖给你一辆。出厂价。”

“我会考虑的。”

来巴克斯特用戴着手套的手在杰克背上重重拍了一下。他知道杰克还负着债，杰克做经纪人的那点儿佣金还不够日常开销的。他还知道，杰克的父亲借了5万美金给杰克，前提是杰克得答应把多余的车都卖掉，并且缩减开支。这样的事儿他怎么也知道？其实尽人皆知，而且多半就是口没遮拦的“黑杰克”自己说出去的。

我看着这两个男人就这么在那儿兜着圈子，一个是马主，一个是赌徒，两人互不信任，都觉得自己挺能。

“它做好比赛准备了吗？”杰克问。

“它的状况好极了，”巴克斯特说，“如果能让它把心思集中在比赛上，那一点儿问题没有。只是这家伙太花心了。”

“要不怎么能得冠军呢！”“黑杰克”道，朝打宽领带的女人眨眨眼。

“今天它也许不怎么样，不过很快就会恢复状态的，我感觉得到。你还养马吗，杰克？”

“连马崽都没一匹啦。”杰克说着，朝过道对面望去。打红领带的女人正款款离去，一步一回头地朝杰克这边张望。杰克努努嘴，小胡子随之调皮地扭动。“我在教女儿骑马。说到女儿……让我介绍介绍，杰基和李。”

“你好吗？”巴克斯特招呼我，没理会坐在门口草捆上的李。李对马毫无兴趣，对两个男人打嘴仗更没兴趣。她玩弄着紧身胸衣上的缎带，目光空茫地望着院子。我知道她渴望被人注意，但这会儿我也顾不上她，我得抓紧机会向这两个男人学点儿东西。越多越好。

“很好，谢谢。”我说边伸出右手。巴克斯特握住我的手，故意装出一副十分严肃的样子。

“小姐，你现在看到的是全世界从古到今最聪明的一匹马。”马主人夸口道，一边抚摸着马脖子。

“怎么见得？”我问。

居然遭到一个小姑娘的挑战，这让巴克斯特有点儿吃惊。“待会儿你注意观察就明白了。比赛时，‘机灵鬼’只瞄住对它最具挑战性的那匹马。它会逗弄它——从精神上将它击垮。那些马起码有一半都不愿意再跟它比赛。”

“它为什么要这么干？”

“为了取胜呀！”

“黑杰克”带着我们到处转悠，跟教练们打招呼，然后去下注。10点整，大门开了，观众蜂拥而入。管弦乐队开始吹奏，骑手们骑着马朝起点走去。

第一、二轮比赛，“黑杰克”照例投了双倍赌注。他赢了。对中间的几轮比赛他不感兴趣，他要等的是第八轮，也就是最重要的那场比赛。

“黑杰克”兑现金去了，我和李在看台上溜达了一阵，找个坐位坐了下来，吃着爆米花，喝着汽水，等待下一轮比赛开始。“黑杰克”说他马上就会回来。从望远镜里我看到，他跟那个打红领带的女人走到了一起，然后双双消失了。

“我要看，把望远镜给我。”李说。

我把望远镜递给李，指着起点以转移她的注意力：“看哪，‘上流社会’怎么也不肯到位。”李比我小4岁，还只能算是个孩子。她上当了，举起望远镜望着那一排喷着鼻息的马，以为刚才让我感兴趣的的就是那些马。她之所以上当并不是因为她有多笨，而是因为她愿意上当。

比之于我，李在任何事情上都更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父母的离异。我恼火的是在学校常因此而受到嘲笑，而李跟我不同，她一心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全家重新团圆，就像圣诞卡上画的那样，我们姊妹俩怀里抱着小狗，身旁是一棵翠绿的圣诞树，树上挂满了小天使、一串串爆米花和红色的小球，透过窗户望出去，轻柔的雪花纷纷扬扬。她渴盼这样的景象重现，想得心尖发疼。父母的离婚使得我们跟别的孩子有了不同——但我觉得这样更好，这让我们享有了更多的自由。

下一轮比赛开始前，“黑杰克”回来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跨上看台，满脸放光，头发也刚刚梳过。“挺棒的比赛，是吧，姑娘们？”我们都没做声，因为比赛实在无趣，全程都是“上流社会”一马当先，而这情形是人人都早就料到的，其他马匹的骑手都只是借这轮比赛让马热热身而已。“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他兴致勃勃地说，把藏在背后的那只手伸出来，手里拿着的是两张乔治·伍尔夫的签名照。

这位骑手因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而得到了“雪人”的绰号，照片上的他目光深